

文史探索书系·柯灵 范泉 主编

● 袁进

鸳鸯蝴蝶派

662
WENSHI TANSUO SHUXI

WENSHI TANSUO SHUXI

WENSHI TANSUO SHUXI

WENSHI TANSUO SHUXI

WENSHI TANSUO SHUXI

WENSHI TANSUO SHUXI

WENSHI TANSUO SHUXI

WENSHI TANSUO SHUXI

WENSHI TANSUO SHUXI

WENSHI TANSUO SHUXI

WENSHI TANSUO SHUXI

WENSHI TANSUO SHUXI

WENSHI TANSUO SHUXI

WENSHI TANSUO SHUXI

WENSHI TANSUO SHUXI

WENSHI TANSUO SHUXI

WENSHI TANSUO SHUXI

WENSHI TANSUO SHUXI

I207.5



鸳鸯蝴蝶派

袁进著

662

责任编辑 郑晓方

封面设计 范一辛

文史探索书系

鸳鸯蝴蝶派

袁 进 著

上海书店出版

(上海福州路 424 号)

上海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丹阳市新华印刷厂排印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6.5 字数 102 千字

1994 年 8 月第一版 1994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1—2000

ISBN 7-80569-737-x/I·214

定价：6.50 元

沪新登字 119 号

目 录

第一章 源流	(1)
一 从狭邪小说到嫖经	(1)
二 社会小说的兴起	(13)
三 晚清的言情小说	(23)
四 上海的社会文化环境	(33)
第二章 兴盛	(41)
一 《玉梨魂》与徐枕亚	(41)
二 言情小说的热潮	(51)
三 李涵秋与社会小说	(68)
四 外国文学的影响	(83)
五 小说家的困境	(93)
第三章 转折	(102)
一 侦探小说	(102)
二 世界书局与鸳鸯蝴蝶派	(110)
三 武侠小说的兴起	(115)
四 社会小说的变化	(124)
五 张恨水的崛起	(134)

第四章 南派的衰弱与北派的兴盛… (145)

一 南派的衰弱…………… (145)

二 武侠小说的兴盛…………… (156)

三 刘云若的言情小说…………… (170)

四 张恨水的抗战小说…………… (177)

结束语…………… (188)

第一章 源 流

一 从狹邪小说到嫖经

1891年秋季，正是順天乡试之时，各地的秀才监生蜂拥而至北京。这一天，北京大蒋家胡同的松江会馆中，来了两位上海秀才，一位名叫韩邦庆，字子云，一位名叫孙家振，字玉声。两人虽不相识，但因都是应考之人，一来二去，也就渐渐熟了。考完后，两人相约一同还乡，便到天津坐上招商局的“海定轮”，直奔上海。韩邦庆年长孙家振8岁，曾在河南省的官府中作过幕僚，因为性格过于狂放，与东家闹翻了，回到上海。他与《申报》编辑钱忻伯、何桂笙等人都是朋友，常为《申报》撰稿。那孙家振虽说比韩邦庆年幼，却也与上海的报界相熟，尤其是《新闻报》。两人越说越投机，韩邦庆便捧出一部书稿，孙家振一看，原来是一部描写上海妓院的小说，名为《花国春秋》，只是没有写

完。孙家振也在写关于妓院的小说，名为《海上繁华梦》，只开了一个头。于是两人易稿互读，相顾欣赏不置。孙家振发现，《花国春秋》全书都用苏州方言，江浙一带的人尚可阅读，其他省份的读者恐怕就难以阅读了，劝韩邦庆不如改为通俗白话。韩邦庆笑道：“曹雪芹写《石头记》用北京方言，为什么我的小说就不可以用苏州方言？那些苏州方言的有音无字的字，我可以自己造出来。文人游戏，何妨从我开始，别开生面。”两人一路闲聊，不知不觉便到了上海。

第二年，韩邦庆便创办了中国第一份小说刊物《海上奇书》，连载他的小说，他将《花国春秋》易名为《海上花列传》，在《海上奇书》发表。孙家振则进了《新闻报》当主笔，中断了小说写作，一直到戊戌变法之际，才又重新创作，写出初集。直到1903年他自办《笑林报》，《海上繁华梦》才开始在《笑林报》上连载。此时韩邦庆早已作古。《海上花列传》和《海上繁华梦》都是写妓女题材的，鲁迅称这类小说为“狭邪小说”。只是《海上花列传》问世早，又是近代罕见的艺术性极高的小说，所以从未有人把它列为“鸳鸯蝴蝶派”，而《海上繁华梦》则被收入了“鸳鸯蝴蝶派小说目录”之中，有时还被人作为鸳鸯蝴蝶派代表作品。因此，《海上繁华梦》大约可以算是最早开始创作的鸳鸯蝴蝶派小

说了。

如此看来，最早创作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大约可以说是“狭邪小说”，“狭邪小说”也可以说是鸳鸯蝴蝶派的发端。中国最早写妓女题材的小说一直可以上推到唐代的传奇《李娃传》，可是妓女题材的小说形成风气，批量出现，还是在晚清。晚清出现了一批描写优伶妓女的小说，著名的便有《品花宝鉴》、《青楼梦》、《绘芳录》、《花月痕》等等。而其中对鸳鸯蝴蝶派影响最大的还数《花月痕》。

《花月痕》创作于咸丰朝，光绪朝才开始流行。小说描写韦痴珠、刘秋痕与韩荷生、杜采秋两对才子与妓女的故事。韦痴珠风流文采，出口成章，然而却怀才不遇，终身潦倒。刘秋痕忠于韦痴珠，却无法嫁给他，终以身殉。韩荷生则飞黄腾达，拜将封侯。杜采秋嫁给韩荷生，成为一品夫人。小说中穿插了大量功力颇深的诗歌，有的地方几乎是作者要把他的诗穿插进小说，才设计了某些场景与事件。

民初小说家对《花月痕》的佩服，不是一般的敬爱，而可以说是崇拜。他们当时大都把《花月痕》作为小说创作的典范。叶楚傖声称他在小说中，最喜欢《花月痕》别创一格，在白话中插入文言，极为精妙。郑逸梅说他最喜欢三部小说，一《花月痕》，二《红楼梦》，三《三国演义》。《花月痕》的排

名竟在《红楼梦》之上，成为中国古代最杰出的小说。徐枕亚称《花月痕》为“言情杰作”，是“呕心作字，濡血成篇”的作品。李定夷也说：“余生平极爱读《花月痕》，以其事则缠绵尽致，文则哀感顽艳，而人物之吐属名隽，尤为他书所不及，不愧名人手笔。”“哀感顽艳”是民初小说家对描写两性关系小说的最高评价。

因此，鸳鸯蝴蝶派作家，尤其是民初时期的鸳鸯蝴蝶派作家，差不多都曾经喜欢过《花月痕》。不仅是小说家，就是在一般青年之中，《花月痕》也极有影响。甚至连郭沫若在回忆他民国初年阅读的书籍时，也曾两次提到《花月痕》，而且不否认《花月痕》对他的影响。

今天看来，《花月痕》当然算不上一流之作，但是在民国初年，它却是小说家群起模仿的对象。李定夷后来回忆：“民初继社会小说而起的排偶小说，词华典瞻，文采斐然，与其说是脱胎于《燕山外史》，毋宁说是拾《花月痕》的牙慧。”张恨水在他的回忆录中，自认从《花月痕》中才学会了修辞的技巧。五四时期，他力图纠正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弊病，提出纠正的方案，就是向《花月痕》学习，多写韦痴珠、刘秋痕一类的人物。张恨水后来创作《春明外史》来改良章回小说，所写的主干人物杨杏园、李冬青，正是韦痴珠、刘秋痕一类的人物。

《花月痕》打动民初鸳鸯蝴蝶派作家的，不仅是白话中夹杂文言的精练语言，功力颇深的诗歌和华美的词章，韦痴珠、刘秋痕怀才不遇，身世坎坷，孤芳自赏的遭遇和人格；而且还有在两性关系上，把妓女作为名士的知音，“缠绵尽致”、“哀感顽艳”的描写，以及小说以身殉情的悲剧结局，渲染的走投无路，只好归诸命运的凄凉气氛。民初小说家经常咏叹鸳鸯、蝴蝶，尤其喜欢咏叹“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它的出典便是《花月痕》第31回。“鸳鸯蝴蝶派”的名字，便来自于他们的这种嗜好。

然而，《花月痕》对鸳鸯蝴蝶派言情小说的影响更甚于狭邪小说。鸳鸯蝴蝶派最早的创作虽是狭邪小说，但它们与《花月痕》却不尽相同。《花月痕》把妓女作为才子的“知己”，两性关系便如未婚的青年男女一般，要讲“爱情”。鸳鸯蝴蝶派的狭邪小说则不同，它们早已看出妓女是借“爱情”骗嫖客的钱，它们的目的是要帮助读者意识到这一点。

鸳鸯蝴蝶派产生于上海，上海很早就建成了近代的商业社会，尤其是上海的租界，是商业最集中的地方，也是妓院最多的地方。妓院当然是要赚嫖客钱的，因此早在苏州的才子们沉迷于妓女是才子的“知音”，把嫖客与妓女的关系幻想成贾

宝玉与大观园众多女孩子的关系的时候，上海的才子们已经发现妓女口中的“爱情”，其实是她们捞钱的伎俩。他们要起来揭露妓院的黑幕，警告嫖客当心自己的口袋。

最早起来揭露妓院黑幕的，是晚清著名的诗人兼画家姚燮。姚燮擅长丹青，卖画所得甚丰，他把这些钱大部分抛入妓院之中。长年混迹于妓院，对妓院的炎凉、骗人的伎俩自然也洞若观火，他不擅写小说，却擅长填词，晚年填了108首《沁园春》词，合成描写妓院生活、意在揭露的组词，名曰《苦海航》，取“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之意。中国古代诗词写到妓女大都是倾诉离愁别恨，姚燮则完全不同。他创作这部组词的目的地就是“待勘穿伎俩，非狐即鬼，算清果报，有怨胡恩”。把妓院写成一个陷阱，妓女都是害人精，劝人们不要往陷阱里跳。因此，姚燮的《苦海航》可说是上海最早揭露妓院黑幕的文学作品，开了上海特色的狭邪小说的先河。

《苦海航》对妓院妓女的看法，几乎是上海文人的共识，它也就构成了上海“狭邪小说”的特点。上海的才子们写到妓院，从不“理想化”，他们都标榜自己是写实的，声明自己是妓院中的常客，已经在妓院中投了不少钱。现在创作组词、小说，都是为了现身说法，为“劝戒”而作，帮助读者不要掉入

妓院的陷阱。就连中国近代艺术性最高的小说《海上花列传》，也以此为创作宗旨。假如仅仅从创作宗旨看，《海上繁华梦》与《海上花列传》其实并没有很大的区别，只是在创作态度上有所区别。韩邦庆用司马迁写《史记》的态度来描写那些妓女嫖客，把小说作为妓女的“合传”，因此他极为注重人物的描绘，即使是在写骗钱的妓女时，也把她们作为“人”来写，写出她们的真实情感。他笔下的人物，平淡而又自然。不像后来的狭邪小说作者，把全副精神都放在揭露妓院的黑幕上。

孙家振的《海上繁华梦》，就是一部暴露妓院黑幕的小说。孙家振，字玉声，上海人，家中颇有资财。少年时，最喜欢看戏，对于梨园的掌故，十分熟悉，后来也写了不少。读了几年书，进学当了秀才，却未曾中举，后来便成了报人。除了在《新闻报》当过编辑，还当过《申报》、《舆论时事报》的编辑，自己出钱创办过《笑林报》。黄楚九开设“大世界”游戏场，要办《大世界报》，请他去当主编。后来又为上海梨园界编《梨园公报》，出钱参与创办《金刚钻报》。他的一生与报业颇有关系，主要是一位报人。我们将在下面看到，这也是许多鸳鸯蝴蝶派作家的共同特点。

孙家振青年时，曾与一班赌棍相识，输了不少钱，他自称是“逢赌必输”。后来又涉足妓院，一直

到中年，金粉场中，几乎天天有他的足迹，花在妓院的钱，不下万金。《海上繁华梦》发表之前，他已经在妓院中混了十几年，以万金为代价，对妓院老板的“门道”，妓女欺骗嫖客的花功，都已洞悉不少。他在自序中宣称：“海上既无一非梦中境，则入境者何一非梦中人！仆自花丛逸梦以来，十数年于兹矣，见夫入迷途而不知返者，岁不知其凡几，未尝不心焉伤之。因作是书，如释氏之现身说法，冀当世阅者或有所悟，勿负作者一片婆心，是则《繁华梦》之成，殆亦有功于世道人心，而不仅摹写花天酒地，快一时之意，博过眼之欢欤？”申明了他“劝戒”的创作宗旨。

《海上繁华梦》的涉及面颇广，其中杜少牧和谢幼安是两个主要人物。杜少牧起初迷恋妓女巫楚云，后来发现巫楚云其实倾心于潘少安，一怒之下，又转而去迷恋妓女颜如玉，不料那颜如玉也是从他手里骗钱，去倒贴潘少安。他的好友谢幼安则颇有见识，结识了一个妓女桂天香，心地善良，谢幼安纳桂天香为小妾，两人很是和睦。后来谢幼安得了白喉，桂天香祈祷上苍，愿以身代。她朝夕服侍，真的染上白喉，谢幼安病愈了，桂天香反倒病逝了。在谢幼安的帮助下，杜少牧才看清了妓女的骗人鬼伎，下了决心，退出嫖界。

孙家振说他写作“概用实地写真法出之”，抱

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巡视烟花场，这自然是自吹自擂。他固然有着劝戒读者不要进入妓院陷阱的一面，但他又有中国传统的才子以流连妓院为“风流”的另一面。他在36岁时，纳妓女“天香馆主”为妾，后来染上白喉身亡。谢幼安就是他夫子自道。他对妓女的欣赏洋溢在《海上繁华梦》之中，如第25回有《群芳谱》，品评妓女，列成花榜，以花名之，配上小诗。颇有沾沾自喜之意。所以《海上繁华梦》实际上并不反对嫖妓，反对的只是杜少牧那样的嫖妓，结果是人财两空；提倡的是谢幼安那样的嫖妓，花钱不多，看准好妓女讨回家做小老婆，这才是合算的。所以，《海上繁华梦》可以算是初步的“嫖界指南”。

《海上繁华梦》是孙家振的创作高峰，该书在1903年发表后，不久就出版了初集单行本，以后几乎是每年都要再版。作者也就改变了他原先60回收场的初衷，续集一直做下去，直到做满了100回。到了民初，又接着做续集，又做了100回。孙家振还有其他小说，如《海上十姊妹》、《仙侠五花剑》等等，但是它们无论是在质量上还是在影响上都不如《海上繁华梦》。

比《海上繁华梦》更够得上“嫖界指南”资格的，还数张春帆的《九尾龟》。张春帆，名炎，笔名漱六山房，江苏常州人。据说与清末的显宦盛宣怀

是亲戚，家中也颇有资财。张春帆与孙家振一样，是鸳鸯蝴蝶派中资格最老的作家之一，《九尾龟》也是鸳鸯蝴蝶派较早的作品之一。张春帆也曾在上海妓院混了多年，了解了妓院的内情，又受《海上花列传》和《海上繁华梦》以及李伯元的《海天鸿雪记》等狭邪小说的影响，便撰写了《九尾龟》。该书出版后，极为畅销，各家书坊纷纷翻印，版本多至数十百种。但由于当时尚无版权观念，作者本人却没有得到多大的收益。小说界里模仿《九尾龟》的《九尾狐》、《九尾鳖》等书纷纷问世，显示了该书当时的影响。

《九尾龟》初集问世于1906年，其时已是“小说界革命”之后，老百姓痛恨清政府的腐败，喜欢看《官场现形记》一类的“谴责小说”。《九尾龟》声称写一个富贵达官，家中的太太女儿亲戚，到处偷人养汉，所以是一个九条尾巴的乌龟。可是一直做到几十回，那个乌龟还没有出场，抨击富贵达官云云，其实是挂羊头卖狗肉。真实所写，贯穿全篇的人物是章秋谷，他是一个“嫖界”的“强人”。小说写的是章秋谷与一个个女人的关系，她们以妓女为主，也有太太、小姐、丫头、女佣，光正集就有数十人之多。

章秋谷的身上有侠气，有才子气，有狂士气，有士大夫气，又有商人气，有流氓气，有光棍气，有

洋场恶少气。他与《海上繁华梦》的谢幼安不同，谢幼安看到那些心狠手辣、欺骗嫖客的妓女退避三舍，章秋谷则不然，照样勇往直前，不仅嫖了妓女，而且少花钱；不仅不上妓女的当，反而沾了妓女的便宜。流氓摆“仙人跳”，他可以照样嫖流氓的女人，逼得流氓哀告求饶。他简直就像《野叟曝言》中的文素臣，在嫖界之中能文能武，手段高强，所向披靡。在这个人物身上，显示出传统的价值观念在上海这个商业社会中已经完全复杂化了。章秋谷这样的人物，颇像十里洋场上的商人，处处逞强，不择手段地占别人的便宜，他又精通租界的章程法律，比那些地痞流氓高出一筹。他假如出现在商界，就是资本家式的“强人”，一种全新的人物类型，可惜作者不熟悉商界而只熟悉“嫖界”，只能将小说写成“嫖经”，传授许多嫖妓的经验。

平心而论，《九尾龟》虽说是“嫖经”，其描写却不乏细腻之处。作者长期身在妓院之中，对这些妓女的一举一动，细腻的心态都很熟悉。常能于人物的举手投足，一言一语之间刻画出人物的心态甚至下意识状态，其笔触之细腻无疑超过了孙家振。对张春帆的笔下功夫，袁世凯的二儿子袁寒云也是十分推崇的，认为他可以与李伯元、吴趼人、李涵秋等著名小说家并列。何海鸣也宣称：“描

摹海上花事之小说，以《九尾龟》为最上乘，盖《九尾龟》之作者，有胸襟，有感慨，有本事，兼有文才也。予爱慷慨淋漓之小说，予尤乐闻溜亮宛转之苏白；《九尾龟》兼而有之，使人意也消矣。”何海鸣是湖南人，他大约未必看得懂全用苏白的《海上花列传》，不过从中也可看出当时人对《九尾龟》的赞誉。

张春帆的小说创作，也以《九尾龟》为高峰，此后他虽然也创作了众多的小说，却没有一本超过《九尾龟》。二十年代，他又创作了《续九尾龟》，先在《上海画报》上连载，后来又编为单行本十二集。但其影响，远不如《九尾龟》正集。其后，他又根据旧弹词《倭袍》（一名《果报录》）创作翻案小说《反倭袍》，模仿欧阳予倩的《潘金莲》，充分肯定刁刘氏另爱第三者是合理的，平反了刁刘氏的冤狱。只是小说情节散漫，枝蔓太多，并不成功。张春帆此人也确实有一点当老板的才能，曾经涉足剧院，当过老板。狭邪小说自《九尾龟》问世后，我便很少再有超过它的作品。民国初年，言情小说成为小说的主体，狭邪小说的长篇大多为续作，新作的黑幕色彩往往更浓。短篇小说虽然也有一些佳作，但总的说来，它已成为过时的浪潮，逐渐被言情、武侠等类小说挤到一边，在鸳鸯蝴蝶派中不占重要地